

溫國文正公文集

十一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先公知杭州代作

為孫大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以下九道並同知太常禮院時上奉聖旨奏允

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為例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與館閣諸君同上

申本寺乞奏修築皇地祇壇狀皇祐三年五月上奉聖旨

依式

論劉平招魂葬狀

奏乞移高祺壇狀皇祐三年十二月上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皇祐二年十一月具草未上聞堯佐罷宣

徽使遂不

論夏令公謚狀皇祐四年十一月上

論夏令公謚第二狀二十一日上奉聖旨改謚文恭

論周瑛事乞不坐馮浩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至和三年六月

是歲仁宗違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

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闕而繼之弟一狀留中第二第三狀

降付中書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先公知杭州代作

准勅命指揮去云臣竊觀兩浙一路與他路不同臣

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

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



安之一旦聞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擐甲執兵學習戰
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軍法以爲欲徇河北
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
收爲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惑難曉道聽塗說
衆情鼎沸至欲毀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
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戶說誠恐差點之後搖動
生憂其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
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鬪敵在於兩
浙最爲劇賊然皆權時利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
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稅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
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內地要自稀疎今避差點者
若竄匿無歸必例爲寇竊加以弓矢刀鋸之類許其私

置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利兵抵
拒吏士益難檢討積微至著漸不可長其不可二也
茲吏貪饕惟喜多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
州比率大凡有幾縣胥里長於茲相慶民旣憂愁而
又脅之煩苦不安而又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
朝廷重爲懲禁特倍常科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
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
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歇則民未暇爲公上益役
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騷擾勢不能免其不
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敦愚所知不過播種之
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駑弱天下所知一
日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忍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

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世服於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焉晉驪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歲駕早朝晏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劉渾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徼強無數豈唯其人之跋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之馴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醴淪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庶幾若也今忽無故黷玩威稜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姦回之心啓禍患之兆臣恐似非國家之至便所以萬全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愆未至流殍閭閻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

士隨發擄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興役有言無益而已臣職忝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默然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舊人太少則乞只依近降勅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守別無生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為孫太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右臣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勅牒一道差臣充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是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恩

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仁來如意甘
脆供瀕頗為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况復貪榮遠
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况轉運判官國家近置
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昧恐難堪稱伏惟聖慈
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
庶得官政無廢侍養不闕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
軀身曷云補報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以下九道並同知二

麥允言有得為功

太常禮院右伏見中書劄子云云昔仲叔于奚有功
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

溫公

四

威之謂器二者人之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
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
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
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
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
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
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敲吹簫
鏡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
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
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
群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
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

之人竊敢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皇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具官臣光等狀奏

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與聯閣諸

臣等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蠶午先王之道荒塞不通
獨荀卿揚雄排攘眾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
去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醫方
細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雖比
間頗畜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可通誠恐賢達之言寔
成廢缺今欲乞降勅下崇文院將荀子揚子法言本
精加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等愚
情不達大射下區區貪陳所見

溫公文十六

五卷

申李于乙奏修築皇地祇壇狀皇祐三年

聖類

右光等謹案唐郊祀錄方丘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
七開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
下等陛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祇壇四角再成面廣四
丈九尺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
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城大抵卑陋不
與禮典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
今園丘之制極為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略未稱國
家嚴恭明察之意謹具狀申聞伏乞據狀敷奏指揮
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脩庶合典禮謹錄狀上

論劉平招意葬狀

右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且等謹案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塊氣無所不之是故聖人作為丘壟以藏其形作為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所安設今劉平沒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槨招魂假葬朝廷下之禮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案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為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招幽鬼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列施行

奏乞移高禩壇狀皇祐三年二月

溫公文十六

六

准勅節文高禩壇地也下仰依曲六故增修今據濠寨張德等計料填壘修築都得右曰如前竊緣見今所置高禩壇處地勢極下若就彼填壘不惟功費甚大兼夏秋霖潦四集未免浸漬謹案北齊之制高禩為壇於南郊旁景祐四年太常禮院脩定儀注約用此制今來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來別踏行高燥地修築上件高禩壇則功費絕少又免水患參考禮典亦無所違如允所奏去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皇祐二年十一月

罷宣徽使

臣聞明主怒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沙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

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於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閤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諫以重

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為堯佐寒心而陛下獨不為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臺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終日不解臣謹案洪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案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疑惑不決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異陛下資性純孝嚴恭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知也獨奈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鑒書之簡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為陛下重惜

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尉安其意以厭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闢忠讜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後言非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末減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爲人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禍也不然群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溫公十六
論夏令公謚狀脞補四時上

臣等伏觀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切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案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群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群望不欲委之有司然以公議且將捨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而謚之亦非群

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敢兼取况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矣何以爲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欲以息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任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拚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士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悖妄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丙

通公文十六

論夏竦公謚第二狀

聖計改謚上

林

右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其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其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

正諛之臣等，竊思下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諛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皆以竦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諛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眾心，邪陛下必以竦為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可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揜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諛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諛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取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為善者，生立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

顛倒不可復振，此其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絕，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諛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諛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羨諛者，後世皆疑之，則諛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言也。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諫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再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周文王乞不坐馮浩狀

右臣伏奉聖旨以鑿聽舉人周琰重疊用殊字既條制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放仰苟含皆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時其周琰所用殊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情鑿別不精觀琰程試不見所善又據條制但言重疊用韻不云用佗韻引而協者非由此堅執輒行黜落函弁之罪盡皆在臣今浩與臣一例受罰臣雖無似能不愧心伏望聖慈特賜矜察與免馮浩責罰於臣更加嚴譴各得其分誠不敢辭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聖祐九年上

溫公文集十六

十一

志

是職仁宗違豫不睡翺者累月國未建
天賦寒心中外之睡翺者累月國未建
自頃數塘諭等醋模言惟難景仁厚為諫
二第中書
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既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首春以來聖躬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陸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諸

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當田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大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乱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乱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况

温公十六

十一

寔

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

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
意早定大議則邇時純孝巍巍之德皆无益矣此天
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无
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
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
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
有皇親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
之闕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
從因循之計出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
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
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
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

祇宗廟社稷寔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群臣非民其
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濟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
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
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與之
典冊之府比於濟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
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不言責不在
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異陛下采而聽
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建万世无窮之
基救四海之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
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
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爲
是願陛下决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

明臣非敢徵其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返掌
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
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
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罪

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鼓言干犯聖聽伏地候耳
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問陛下寬仁不加誅於
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
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弃之此
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識忠語誠
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

溫公文十六

十四

秀

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竊以為
國家者政有小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
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汎溢是大
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
止有司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
哉又曰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
富治平之久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
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
於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
鄙之民若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
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
本根未建人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舍

其肺腑而救其四支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材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瑄譁驚馬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為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志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挾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為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能施行者乞浚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章二

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二道

乞虢州三狀

辭修注五狀

第三狀

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弃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

溫公文十七

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群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

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壹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局鑄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閔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拍如意不早決

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爭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眊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

陛下曷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為人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為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間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浚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竊以為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

又溫公十七

三

判并州軍州事准經略司牒差注麟州勾當公事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為夏虜所侵臣委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為日已久論之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鬥召之重定界至則偃蹇不來春種秋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為臣言州城之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障斥候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候之人亦曾申經略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略司牒令候西人退散別申取相揮令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

爽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際急於州西
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虜
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為害如此則麟
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之
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以為為國家固爭屈野
與日者非以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
州孤危果能成此二堡以為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遂
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即牒麟州令
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諭約
束莫非丁寅冬欲乘間急修故不暇取旨俟報但曾
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與修虜眾已復大集
於五月五日彼虜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往
屈野河西前無一堡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賫酒食
不為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皆無
成此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修堡之
過況自元昊納款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兵過屈
野河西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敢北明知今日之
敗在於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議者乃以
龐籍為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本因臣與
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夫嘗身至河
西周知利害比臣思難思慮不軌軼議大事當伏重
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言取是然不言苟
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不忍為伏
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發於忠赤

不顧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以正典刑
雖蹈鼎鑊亦無所畏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
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先曾奏陳為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
奉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所責降臣
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為非龐籍等必不受責
若以為非則龐籍先已拍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
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
臣至彼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
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
而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

湯八十七

五

李

略司牒管勾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未嘗
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
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
精上為朝廷之憂下為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
即大誅是臣以葢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豐愈重
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未事理嚴賜誅
譴以正刑書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屏營之
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虢州狀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丘壘宗
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沒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
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

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臣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
一官又為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
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
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為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
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
長心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號
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
榮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俟有闕日特賜差
除干冒宸嚴臣不任懇切惶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為久不曾到鄉里

溫公文十七

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一號州或慶成
軍一次奉聖旨不許等因就職以一已踰半歲躬素
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號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
所奏差知號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
或尚書省閑慢司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
曠敗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
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號州
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有闕日不蒙聽許臣
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勅

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句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為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昔會樂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魏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自閑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巨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修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勅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平進猶懼不稱况託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叙進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最出天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怍人將謂何承以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彥以副群望所有勅臣不啟祇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以臣昨奉勅差同修起居注不敢祇受奉聖旨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戆粗識茲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宸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為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踈賤顧以鴛下之質負不相當稱苟強顏為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悃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

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水
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
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乞
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以臣昨奉勅差同修起居注再
有奏陳不敢祇受乞更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前降
拍揮不許辭免便令授勅者臣區區之誠屢蒙天聽
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惟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
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
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考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

通六十七

八

卷

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
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
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
煩渥朝廷蓋以解擯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
簡牘苟策勵疲駑庶幾可以進於罪戾是以聞命之
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擇館
閣之士必得文采閎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為之
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亦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
實非少長雖欲力自切勵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
強勉儻不自惟忤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
四方之人環目譏訾以為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
其為聖人之累豈去細哉如身則伏質橫分不足

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
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肝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
曾不足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
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偽
陛下亦因許之足以沮茲回警媮薄臣竊爲朝廷計
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
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
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
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第四狀

右臣伏自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

公文十一

弘

恭

受勅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舊
降指揮便授勅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于三四而
臣偃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
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
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
私非其人况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
討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
顧也臣曷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勾院朝廷
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
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
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觀王安
石前者差起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

許之臣乃追自悔恨歸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
望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
不敢逃况王安石文辭閑富世少倫比四方士大夫
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為如臣空
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耻以
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
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
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為士大夫所羞
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
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
石為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
能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眾望惟允所有同

司馬文十七

居注勅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第五狀

右臣先奉勅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會上奏乞更擇人
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
辭免便令授勅供職者臣要領如草芥不足以膏芥
錢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
誅然臣區區之情亦異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
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于四五劄肝歷膽
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
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
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
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違尊去榮就

辱原其本志豈有它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
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
臣之幸亦可以有補於國家若草奏煩多而詔指
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蒞臨抑亦
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乏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固留
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
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謹具狀奏聞伏望
勅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七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章奏三

書問南源
歸氏致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三德

御臣

揀兵

論赦及踈決狀

薦鄭揚庭

薦劉輝

進五規狀

保業

惜時

溫公文集卷第十八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二十八年八月

社稷禘祫自後踵不見細論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交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浮陰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迺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河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求之所

言似未恊天意六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迺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凡群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三德以吓三道

嘉祐六年

初除

續棟軍詳節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為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為它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况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為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狷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曾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元暴戾之謂

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茲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居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闕一焉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慎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座之則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嚮羣

臣各以其意有所勸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得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糅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軋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七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

注同知諫院臣司馬光劄子

御臣

臣聞致治之道無它在三而已一日任官二日信賞三日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陶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蔡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迺使之遍居八人之官四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五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今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

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揀兵

臣竊聞朝廷近降旨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出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六閭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豫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能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饑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

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
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
犯關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
宗狼狽失據遂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
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
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
弱選其精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
比故能南割淮南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
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
萬北逐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
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
威遂收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
兵數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
然元昊羗明之堅子智高蠻獠之微種迺敢倔强河
西橫嶺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或迎
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
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
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
注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
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遑遑如
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
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
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
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

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旨揮下應係揀軍自僚須是一二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督力及得等樣別無呈切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軍自僚伏乞重行與官仍自今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並須先令兩府自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費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自僚務精不務多一如今來旨揮取進止

論赦及疎決狀

嘉祐六年五月十八日

右曰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以赦

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以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善人傷善蜀人無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拍望謂之執勅使原惡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圖固之

中有滯積究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踈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踈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示中書今後每歲踈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鄭揚庭

臣竊見近世以來搢紳之士專上華辭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撰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恠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止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應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夸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

則不能究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
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應撰成邊議十卷援
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
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獎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上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
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
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
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
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
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
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

馬至

九

卷九

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
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
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
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陋狂
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
之餘遊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
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
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

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稭纒而爲巨富是之時
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
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
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
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
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
武窮秦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泮然四方糜
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
揉是非顛劑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
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
艱乎日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逐進
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
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
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
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
年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
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
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讎難群
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
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
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
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
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
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

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
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
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
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
胄擲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
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
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
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
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
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
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
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其身
勞志謹而守之不取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
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
虎羣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
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
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
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
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
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鮮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十八



